通義堂文集

通義堂文集卷九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胡氏叢書序

昔陸象山以尊德性爲宗旨而道問學則從其畧王陽明提倡良知淵源出自象山而其集中荅徐成之書曰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與黃勉之書曰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與陸元靜書曰使在我

果無功利之心何往而非實學況于史詩文之類乎玩易寓記曰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由是言之象山所謂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者特以見學有心得之士自能左右逢原而非欲高閣六經虛談德性也陽明所謂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者特以戒從事口耳之徒未可泛騖忘本而非欲捐除禮樂空論良知也然則陽明祖述象山而稱子史詩文爲實學其意主於補偏救弊可謂善學象山矣後人宗仰陽明或視經典注疏爲贅設其意在於變本加厲不可謂善學陽明矣高郵胡杖仙先生敦品績學篤信良知之

說亟思救正其末流爰就陽明集中與人論學之書擇其根柢經訓者條舉件繫此外若序記論說雜文有援據經書者亦逐篇臚列至於語錄傳習錄所載說經各條並依經文後先彙次編纂又以大學古本之復倡自陽明採掇羣書爲之羽翼蓋凡陽明之講議涉及於經者雖片語單詞莫不旁搜互考加以引申觸類核其指趣之異同所著有王陽明書疏證四卷王陽明經說拾餘一卷王陽明經說弟子記四卷大學古本薈參一卷其體裁則仿前人所輯程子經說朱子五經語類而加以變通其義例則綜前人所論尊德性之事道問學之

功而徵諸經術猥蒙見示命作序言竊謂姚江之門人多爲近儒所不滿者由其中依草附木之輩土苴禮樂弁髦六經往往流入於禪以致去道益遠而陽明當日固由博反約於經學用力最勤雖所作五經臆說今已不傳而其發揮經蘊散見於文集語錄傳習錄者得先生薈萃成書尚可見其梗概觀於據易文言知至至之以釋大學致知必當訓致爲至據虞書百姓不親以釋大學在親民不必改親爲新據禮器天道至教以釋中庸修道之謂教即天道之教命據中庸知天地之化育以釋孟子知性知天即聖人之生知皆以經解經確不

可易若夫引甘誓之三正以證春秋之周正謂聖人之言明白簡賅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是誠之甚也引春秋之災異以證月令之氣候謂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脩其政令恐懼修省之道也引左傳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證曾子問當祭而日食謂古者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日食者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引部之九成武之九變以證論語之盡善盡美謂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

樂中若後世作樂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其敷陳經傳之大義更爲深切著明信乎講學必始於研經而善學陽明者尤當以經術爲首務也然非先生之留心表彰銳意表章則世人欽服陽明者但知其經濟之優誰識其經學之邃哉是故習陽明之學者極眾惟劉念臺能得其宗游念臺之門者甚多惟黃梨洲能見其大親炙於梨洲而能繼其聲者莫先於萬季野私淑於梨洲而能接其武者莫過於全謝山此數賢者耿介清高之德性卓越不羣而學問本原則皆留畬經訓其設教

似與姚江微別而姚江之緒業益以昌明在先生退讓謙沖固不肯自擬於前哲而其書推闡陽明之經學足以見其知必求諸實際未可蹈於虛無則與數賢衛道之深衷不啻同塗合轍矣有志於姚江之學者誠能尋繹此書以端其趨嚮由是專心實學而不濡足空門紹蕺山之正傳而不染龍谿之別派庶幾不負先生撰述之意也夫

王氏兩世孝子錄序

昔唐之袁誼嘗云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矞史書之於傳論者以爲至言蓋袁氏

本陳郡世家自漢司徒滂至陳僕射蕃奕葉清流歷十有數傳咸以忠貞濟美非若華腴之胄徒以閥閱相誇也然則族望之隆固重其人而非重其位矣廬陵王氏遷自唐時由吉州刺史以來世有令德乙莊先生天性誠慤繼母以純孝許之其家儒素相承自曾祖以下孝友並列於方志其子立齋先生執二親之喪廬墓盡禮孝思所感無間於幽明其孫霞九先生敬奉母教闡揚

舊德兩世皆被　　崇褒復徧徵詩文附刻於　　欽旌孝子錄後翁覃溪先生爲作家傳其論云一門相繼以篤孝著者至於累世於古罕之毓崧則謂昔賢以孝

世其家而氏族因之益顯者惟會稽永興郭氏最著於宋時其事跡備載史家與此錄正相類也案宋書孝義傳云郭世道孝道淳備太祖嘉之勅郡牓表閭門子原平又稟至行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其所敘述首尾至于五百言豈非以祖孫父子之賢爲盛族所罕覯者乎廬陵王氏系出太原自六朝以前久爲甲第而孝德後先接武不啻箕裘弓冶之延長是至行與高門固兼而有之矣觀於世道事後母勤身供養服

除後哀戚思慕無時去心而乙莊先生所行似之原平
營壙凶功不欲假人窀穸之事儉而當禮而立齋先生
所行似之曠代有同心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且也原
平三子一弟並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
林祭酒信乎積善有餘慶也今霞九先生念切表章搢
紳推其恂摯而教誨子姓謹守家法雅有郭氏之風欲
求望孝於廬陵者舍王氏而奚屬焉則雖謂斯錄之作
上以紹前徽卽下以厲後起可也況乎移孝作忠古有
明訓故王氏家廟特以教忠名其堂霞九先生耿介守
官不負所學先人未竟之志及此得以發抒嗣業者更

能肯構肯堂引之勿替則受茲介福昌大正未渠央而
袁氏以忠世其家者亦不得獨專令譽矣尚其勗諸

問学圖序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
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說者謂成周之世治民與教士已分設其官然考諸地
官之屬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州
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
之下至族黨比閭之吏亦皆以治民之職而兼教士之
權蓋古之在位者其學術言行俱足以為人之表率故

三代以上牧長卽師儒也自秦以後吏治之善者莫如兩漢西漢文翁爲蜀郡太守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吏民見而榮之繇是大化東漢任延爲武威太守自掾吏子孫皆令受業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夫蜀郡與武威在漢時地皆僻陋非詩書禮樂之邦然文任二公不鄙夷之而加以誘掖獎勸猶能使人文蔚起進與齊魯同風使當日所治之郡本聲明文物之區則所以涵育薰陶者必更多瑰奇俊傑之士可知也揚州自昔爲天下名郡人文之盛爲海內所共仰守土者亦多賢吏其循聲最著者在前明爲三原

王端毅公在　國朝爲桂林陳文恭公端毅建立資政書院招致生徒肄業者後皆顯達文恭振興文教培植單寒闔郡科名由是益盛揚人至今稱誦弗衰吾師諸城李公以今歲孟夏權守揚郡甫下車即值府試公盡心校閱愼選眞才擢置前列者多知名之士進謁時勉以通經致用爲實事求是之學數召至署中課以文藝士之奉公教者莫不勵志於學院試獲售者十得八九爰相與繪問字圖而屬毓崧爲文以紀之毓崧不敏幸游公門竊見公之所以造士者遠軼文翁任延近追文恭端毅願與諸君共勉之是爲序

胡康齋先生課讀圖序

自來論讀書之要者皆謂口誦不若躬行論課子之方者皆謂言訓不如身教誠以躬行既篤則口誦弗蹈於虛斯眞能善讀書矣身教既端則言訓益徵其切斯眞能善課子矣余所聞見者若胡杖仙徵君昆季庶幾乎讀書而踐以躬行者歟其尊人康齋先生庶幾乎課子而卒以身教者歟先生之遠祖以武功顯蔭襲高郵衛指揮使屯田於寶應故族人多嫻武畧而先生最喜讀書置義學於宗祠以誨族衆而姻黨之願學者亦得附焉其重道尊師出自天性諸子負笈就傅恪奉楷模故

徵君之弟守備君練習漕運能知大體徵君與其兄槐
窗廣文行誼著聞於時皆有得於讀書明理之訓而淵
源庭誥尤在身體力行識者僉稱徵君昆季之躬行胥
本先生之身教蓋先生甕褓失恃事後母得其歡心奉
養尊公最能先意承志修葺祖墓手植松楸歿後枝葉
盡枯越三月而復茂鄉人歎爲誠感此徵君昆季篤於
孝愛之所自昉也先生之兄見剛先生爲前母所出友
于甚摯終其身怡怡然置祭田以收族敬宗有衰老無
依者割己產二十餘畝贈之使貲以養贍此徵君昆季
篤於雍睦之所自昉也先生撫故人子於家飲食教誨

望其成立意極殷拳相識有横被寃誣必助其申雪應試者或乏貲斧輒厚贐其行此徵君昆季篤於友誼之所自昉也先生樂善好施遇水災出粟助賑疾疫之歲減價糶米以濟貧有夫婦母子不能存活保全者皆援拯之使得完聚而孤㷀無倚者慼苛彌深此徵君昆季篤於任恤之所自昉也先生遇鄉里公事不辭況瘁力所能爲者毅然以身肩之通變達權詞氣慷慨旁觀服其膽識當事爲之改容此徵君昆季篤於義舉之所自昉也況乎徵君之講學力闡良知其昆季之洽家恪循義理而先生當日所以自勵者亦惟曰平生少讀聖賢

書只隨處體認天理良心耳然則徵君昆季之讀書不欲以聲華相尚實由先生之課子不僅以顯達相期豈非父子兄弟之間敦實學而非騖虛聲集益於身心而弗矜能於口耳哉先生曾倩畫師繪課讀圖徵君出以屬題並示以家乘所錄格言行述所記懿德竊謂家乘所錄以言教者也行述所紀以身教者也此圖所繪蓋以身教而兼言教者也爰就此意質言之俾後之課子讀書者知所法焉

鄭星珠先生知非圖序

淮南子原道訓曰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後人年及五十而稱爲知非之歲者實本於此然考莊子則陽篇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則年及六十者亦可稱爲知非之歲不必以五十限之矣况伯玉在春秋賢士大夫之中最爲壽考其始見於左傳在襄公十四年即使至少亦當在二十以外越六十一年爲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適衛其時伯玉之年必已近於九十又越十四年爲哀公十一年孔子去衛反魯其時伯玉之年必已近於百歲孔子初適衛主顏氏再適衛主蘧氏澗鄒爲孔子之徒而伯玉則爲孔子所嚴事者以其年較長於孔子

也孔子反魯之後伯玉使人至魯尚稱其欲寡過而未能則是壽屆期頤而猶以知非自惕未嘗少自滿假宜其年彌高而德彌劭矣同郡鄭星珠先生於五十誕辰繪知非圖以勵志毓崧不敏辱承命題爰就蘧氏修己之勤享年之永而引申言之以爲進德延齡之祝焉

吳禮北竹西求友圖序

禮記儒行云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言求友於今者更當求友於古也孟子云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言求友於古者不當求友於今也然則篤於求友者匪特無間乎人之存歿抑且不計乎時之後

先其所重者惟在學術相契而已山陽吳君禮北肄書於涇縣包愼伯先生聞其生平交游以揚州爲最多因繪竹西求友圖以致傾慕之意乞愼伯先生作序爲之先容爰於序文之中述吾揚郡城人士以告首舉先君子與王西御楊季子吳讓之王句生諸先生次及薛君介伯而毓崧亦附見焉此咸豐壬子十一月之事也至乙卯九月禮北以是圖屬題則愼伯先生歸道山倏將兩載先君子棄養已及小祥之期而西御先生季子先生並序中所未及徧舉者如羅茗香朱震伯諸先生任漢卿王瑟雲諸君皆於癸丑歲身殉粵寇之難其先期

避亂得以保全者又多轉徙他鄉未還故里迴憶舊游良會竟邈若山河蓋相距不足三年而人事變遷遂至於此宜禮北太息於老成凋謝而慨求友之志願未伸也雖然求友之道覿面不若知心故學術異趣者雖朝夕晤對無當於取友之方學術同途者雖時代懸殊不隔其尙友之念禮北誠能以求益之心求友則無論曾經識面者可追憶其言行氣象以探尋學術之淵源即歿於作圖以前而其人素爲愼伯先生所推許者如淩曉樓汪孟慈薛子韻梅蘊生汪小城諸先生方端齋沈與九田季華諸君雖未嘗經謀面亦可就傳聞之梗概

而想像其學術各自有眞也則固無異於親見之矣況百年以來揚郡名儒光盛自阮文達公而外若汪氏容甫江氏秋史張氏登封江氏鄭堂焦氏里堂鍾氏保岐李氏濱石黃氏春谷徐氏心仲許氏楚生戴氏靜齋並皆博贍宏通勤於撰述當愼伯先生寓揚之日諸公或先期已逝或久客未歸或蹤跡較疏或出處相左故集中惟跋汪氏述學而其他則罕所稱焉懸揣禮北侍坐之時亦未必縱言及此然諸公學術之宗旨具載於各書其深於經學者由名物象數以會通典禮制作之原而非僅專己守殘拘墟於章句之內也其深於小學者

由訓詁聲音以精學大義微言之蘊而非僅貪常嗜瑣
限迹於點畫之間也其深於史籍之學者究始終以辨
治亂之端覘核本末以察是非之情實而非僅好言褒
貶持高論以自豪也其深於金石之學者考世系官階
以補表傳遺闕驗年月地理以訂紀志舛訛而非僅誇
語收藏聚舊拓以自喜也其深於古儒家之學者法召
公之節性宗曾子之脩身以闡鄒魯論仁之訓而非若
旁採釋氏矜覺悟以入於禪也其深於諸子書之學者
明殊塗之同歸溯九流之緣起以證成周教士之官而
非若偏嗜老莊崇虛無以失於誕也其深於駢散體文

之學者奉易文言爲根柢詩大序爲範圍春秋內外傳爲程式以鎔鑄秦漢後之文而非若詰屈以爲新奇空疏以爲簡潔也其深於古近體詩之學者循風騷之比興樂府之聲情選樓玉臺之格調以化裁隋唐後之詩而非若淺率以爲性靈叫囂以爲雄肆也蓋此諸公者上與前代之曹魏公孫李徐交相輝映近與同郡之賈李王劉任顧互爲引申此繼起者學術所由昌而竹西藉以增重者矣禮北果欲居今稽古尙友前賢盍亦頌其詩讀其書度已之資稟所宜者專力以求其心得將見學術必卓然有成庶幾不負前此作圖之念也歟如

謂諸公年輩相懸可師承而不可尙友則不獨毓崧所舉者自與九漢卿瑟雲季華四君以外皆較禮北年長以倍即愼伯先生所舉者自薛君介伯及毓崧以外亦皆較禮北年長以倍而不妨畧其行輩槪列諸禮北求友之序者誠以古人於朋友本有相師之禮故五倫不數師弟而實寓於朋友之中所謂風義兼師友與事以師友之間者亦猶行古之道也然則禮北於親炙者旣可因求友以得師則於私淑者亦可因師承以尙友又何必謙讓未遑哉毓崧不敏於鄉先輩之學術未能涉其門庭然以禮北求道甚殷取友甚切不樂時世徵逐

之習不好尋常酬酢之詞故就管見所及者縷析陳之以自附於贈言之義云爾

王母劉太夫人青燈課兒圖序

昔歐公作瀧岡阡表述其母韓國之訓詞數百年來家塾無不傳誦然稱道而企羨者大都以褒贈之鴻名爲尊崇之盛事此仍流俗之見耳自識者觀之則謂韓國之賢在教子以直節歐公之孝在貽母以令名若其賜爵受封三朝錫命雖亦僨蒂必報之徵而所重者固不在是矣廬陵王霞九先生世居歐公之鄉母劉太夫人勤於教子長洲吳公爲作家傳以韓國比之毓崧頃讀

先生青燈課兒圖記述太夫人訓詞最詳稱歎吳公所言洵爲篤論非尋常頌禱之泛語也方歐公出守夷陵韓國曰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其戒約家人則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由此言之則歐公正色立朝直聲震於天下者得諸畫荻之教爲多昔人謂非此母不生此子者其信然已今觀太夫人之誨先生嘗曰凡事惟論是否不當論禍福倘異日兒以功名自見而遇事猶於趨避則報稱安在當是時先生尙未登第而太夫人示以守官之方已與韓國之勗歐公若合符節先生善體太夫人之意亦曰其屬望無已者豈在區區簪組之榮鼎裀

之奉哉蓋服膺於慈訓者實深且切矣故既入翰林屢主文衡重樸學而尙廉隅士氣爲之一振改官臺諫建白合乎大體確可見於施行及外轉監司尤能毅然特立無論所値夷險必以直道自持公論僉以爲秉正無私不愧廬陵節義之地而溯其源本則靑燈課讀之日太夫人早導以趨向必端此豈僅以富貴期其子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夫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誠以爵位由於外至行詛定於內修故顯揚其親者不係乎班秩之崇而係乎品槪之峻使歐公自守滁以後卽歸田解組不晉副樞參政之階而碩望

播於古今其克貽韓國以令名者正自有在未嘗少覺其歉也今先生雖不待致政之年已懸車弗出生平所蘊蓄未盡展布於時而亮節高名海內想慕其風采則立身行道足慰太夫人靈爽於九京由是而益厲初心用堅晚節俾主清議者謂廬陵耆舊若先生者乃可升六一之堂而太夫人懿範昭垂遂並韓國而永著將見讀斯圖之記者必擬諸瀧岡之碑經所云成其親名者此之謂矣是則先生所當自勉而亦士林之所深望也夫

送姚石甫先生赴臺灣任序

郡邑之在海外者江蘇有崇明浙江有定海皆久通中國被化已深故其地號稱易治惟福建之臺灣自元明以前常爲島夷所據　國朝康熙初年始入版圖閩粤僑寓者與番人錯壤而居貪利喜爭罕知禮讓故其地爲最劇而其爲治也亦較他處爲最難非深知治體威信素著者未易勝任道光十七年十月桐城姚公由淮南監掣同知奉　特旨觀察其地蓋　天子廉知公昔筮仕福建熟悉情形又循聲懋著故有是擢公之治平和龍溪也教育生儒建立書院其後調任臺灣知縣升署噶瑪蘭通判皆以振興學校爲先今茲再涖海

彌臺灣士民莫不幸沾雅化而公亦得竟其前日之志以報

天子特達之知昔文翁治蜀郡選子弟就學蜀之文學比于齊魯任延治九眞教民嫁娶嶺南之域遂染華風夫蜀郡九眞在當時皆爲新闢本非聲名文物之區然得循吏治之士習民風蒸蒸日上孰謂殊方異俗非德意所能感哉况賢才不擇地而生瓊州一郡亦孤懸海島而邱文莊海忠介皆生于其地其文章節槪並彪炳一時而爲後世所景仰蓋地雖僻陋而扶輿淸淑之氣鬱久必發是在長吏培植而保護之亦可以成德達材與中土士大夫互相輝映今之臺灣與昔之

蜀郡九眞瓊州同爲荒服之地公之往治斯土方將開誠布公正身率下所以訓廸士民者一以古名臣爲法吾知文翁任延之治復見於今而閭風興起者必有邱文莊海忠介其人爲　朝廷收棟梁之用公之所以展幼學而酬　主知者實在于此豈僅以駕馭得宜爲盡其職守也哉淮南人士受知於公者咸惜公之去而羨臺人之蒙其休澤也作爲詩歌以送公行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李方赤太守序

古之世族以循吏顯名歷數傳而不替者在漢有宏農

楊氏在唐有京兆柳氏當時世祿之家咸奉以爲檠矱藎名臣之後能紹厥家聲則族望亦因之以重非徒矜閥閱之榮也然極盛之後實難爲繼蕭太傅之子育第五司空之子頡並以卓犖之才歷官中外而德業少遜於前人史家每以微詞示譏是以循吏子孫其砥行立名較他人爲更難而士君子所以致責備者亦較他人爲更重必求脩無玷廉直不撓者始足以承先德而副民望焉吾師太守李公諸城名族祖考梅村先生知臨漳縣明慎折獄惟惠惟和考松谿先生知衡水羅山二縣振興文教勤恤民隱兩世皆捍漳水之患尤爲有功

於民民之謳思遺愛者至今不衰公幼承家學卽志在康濟嘗鐫一印章曰淸白吏子孫用以自勗既成進士官刑部十餘年聽斷明允案無留牘遷官咸器公之才交相引重道光乙未出守常州旋以疾請告丁酉分發江蘇坐補原缺是年冬權守江甯今年夏四月又權守揚州所至以興利除害爲己任雖莅任僅各數月而民之頌德者咸悵然於公之不能久留此雖公之至誠有以感人抑亦家傳治譜其設施之具皆本先世所素蓄者發之故教化爲尤易行也夫士君子之所謂顯揚者在德不在位陳太邱之子孫其爵位過於祖父而名德

不稱是以昔人謂之公慙卿卿慙長然如宋之歐陽文忠公明之劉忠宣公其先世俱爲循吏困於州縣簿尉之官經濟之才未能盡展得文忠忠宣起而張之致身卿相卓然爲一代名臣後世頌文忠忠宣者溯其先烈所貽留未嘗不歎兩公之盛業鴻猷其來有自今觀梅村先生以養親辭職松谿先生以引疾去官並早歲歸田未膺顯秩經世之業將待公而昌之公以强仕之年歷典大郡而政聲翔洽如此由是而建牙開府播揚前烈則其德望之隆日引月長必與爵位之爲奕相稱而無所慙焉可知也毓崧幸游公門著弟子籍用是敬述

公之世德以爲他日光大之左劵焉

送湛小唐歸湘陰序

咸豐戊午冬余由清江浦移館東臺其時湘陰湛君小唐來就縣幕已未孟夏始獲相識詢知原籍增城爲名儒甘泉先生之後生平拳拳於水源木本凡遇志乘詩文有紀載家世學行者必借觀手鈔其述德誦芬之意不愧爲前哲裔孫庚申季春君將歸里省覲以長律五十韻留别同人於是餞行者咸爲賦詩而屬余作序竊謂甘泉先生之教澤四方溥被而吾揚之沐惠尤深郡城梅花書院原名甘泉書院一名湛公書院嘗奉祀立

祠昔人謂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余亦謂揚人懷湛公譽其嘉樹況其裔孫乎書院自癸丑爲粵寇所焚亟須營建惟願繼今以往干戈戢而庠序大興異日者君重賦昔游與都人士同具瓣香清酌展敬講堂以復鉅觀而修舊典此不獨吾揚之厚幸而亦君所樂聞也夫

送郭平甫序

咸豐乙卯夏權兩淮都轉郭雨三先生延余至清江浦淮揚道署課其子階因獲見其從弟平甫其氣象簡靜沈默望而知爲蘊藉之士生平無它嗜好惟喜讀書聲

究勤劬最留心於掌故都轉旣亟稱其誠篤奬許甚殷
階亦屢述其居家居鄉舉措均可矜式余益重其爲人
平甫尤樂與余商榷古今意氣相得丙辰九月平甫將
歸蘄水階賦詩餞行復乞余作序余與平甫識面纔歲
餘其間余一返揚郡平甫兩赴泰州合計聚首之日前
後僅六七月耳然平甫視余特厚余亦知平甫頗深雖
微階之請余固不能無言也昔吾鄉江都汪容甫先生
與寶應劉端臨先生書云離索之感常爲惜結於心然
念他山攻錯之義誠使學業行誼表見於後世而人得
知其相觀而善之美則百年易盡而天地無窮今日之

交乃非偶然離散之故又不足言也余學識淺狹何足企答甫先生而平甫天資淸粹實與端臨先生爲近故不欲敎世俗以科第祿位相期而竊自附於道義之交致其贈處之意焉

送陳生伯平序

古之學者不欲速成今之學者多求速化然欲速者必至於不達而不求速者轉可以不疾而速其故何哉韓昌黎答李翊云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熚蘇東坡送張琥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

末夫韓蘇並天才超卓學術早成然其舉以告人者皆不欲其速化且以爲學之道必辨其本末源流騖末流者似捷而實迂探本源者似迂而實捷古人之不欲求速正其所以能神速也然持是以語今之侈言捷足先得者鮮不謂其迂闊而遠於事情矣蘄州陳生伯平德衡甫弱冠之年而所作舉業詩文已爲逢時利器昌黎之告李翊所謂勝於人而可取於人者固足以當之東坡之告張琥所謂得之不可謂不早者亦僉以屬之然生則自視欿然未嘗滿假其立志頗在學古通經好讀左氏春秋循環不厭古文之成誦者已數百篇近復手

錄班張之兩都二京朝夕諷詠庶幾乎能知養根竢實加膏希光之意者歟肄業之暇披閱史鑑諸書揣測前人情僞是非每具特識然不肯輕易落筆間有屬稿已成者亦謙不欲存庶幾乎能知博觀約取厚積薄發之指者歟由是而觸類旁通實事求是不趨捷徑不涉迂途則昔賢之不疾而速其速如神者吾將厚望諸生矣故於其赴闈省覲也述韓蘇之言以送其行俾爲異日進益之左劵焉

送郭生子貞序

咸豐庚申秋郭生子貞階裒輯其先德光祿公日知堂

文集余既爲之撰序是冬生將謀歸蘄水余復作序以送之曰光祿公生平所景行者爲顧亭林先生故既以日知名其堂復以日知堂名其集生既有志於紹承家學夙知嚮往亭林則日知錄一書當奉爲修業立身之本夫此書風行海內垂二百年學者家有其書咸知寶貴然好名者重其宏通可資辨論之助應試者服其該洽可擅射策之長至於考古證今明體達用施諸經濟有補於世道人心則深知篤信者已屬不多坐言起行者尤覺其少蓋末學功利之習深中於隱微自束髮讀書止知有功名利祿故未仕則以弃競爲營求之計既

仕則以逢迎為遷擢之謀但問官槖之盈虛而不問民生之疾苦但計班聯之高下而不計品望之崇卑視亭林之尙耿介而貴直方重名教而持清議判然加薰蕕相反矣甯南轅北轍之殊乃其自飾之詞則曰慕亭林之為學者可以復古而不可以適時慕亭林之為人者可以正身而不可以處世信斯言也則是讀日知錄者但襲取其支流末節以便場屋之炫博驚奇而明道經世之本源轉以為迂闊之詞戇拙之論皆在厭棄之列矣此何異於佻薄小儒讀孔曾思孟之書止以為時文之用自誦習時文而外口不道忠信之言哉以生之立

志好高爲學務實前此成童之歲初閱日知錄卽慨然有尊賢嫉惡之忱果能益厲其初心必不漸移於衆口然素絲易染大道多岐既望以遠大之圖必勗以堅凝之力余所期於生者在乎恪守光祿公之緒論而不爲功利之說所搖師亭林之讀書卽師亭林之立志處則以古大儒爲矩矱出則以古名臣爲楷模不爲義回不爲利疚以耿介直方爲先務以名教淸議爲主持論者必謂光祿公以日知名其堂而生爲肯構考室之子光祿公以日知名其集而生爲能讀父書之人不獨光祿公一生教子之心靈爽藉以克慰卽余之歟年講授亦

與有榮施矣生其勉旃

胡氏宗祠藏書記

近代家廟少而宗祠多論者謂非古禮所有然禮緣義起其制實古人宗祏之遺今按五經異義載古春秋左氏說述宗廟石室之禮說文解宔字爲宗廟宔祏解祏字爲郊宗石室並本於此蓋古者以石室藏遷廟之主當祫祭之期出主陳於廟中祭畢仍反諸石室斯禮也通乎上下爲小大所共由證以禮記祭法言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大傳言大夫士有大事干祫及其高祖是大夫士遷廟之主許行合食之祭經典特著明

文其臨期既有設主之儀則平日豈無藏主之所故干祫與室祏其禮相因覩於衞大夫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則大夫以下得立石室可知後世所建宗祠合祀未遷已遷之主亦就文翁武梁畫像石室之例從而推廣其規模初非遠戾於古也然古人之石室不獨用以藏主抑且用以藏書故太史公作史記紬石室金匱之書其自序有明堂石室金匱玉版之語據蔡中郞明堂論所引檀弓逸文知古時淸廟明堂異名同地則金匱玉版卽藏於宗廟石室之間周書之大訓河圖列於東序西序其地在廟門以內此亦藏書於廟之顯徵周禮

之太史小史等官主廟祭而又主墳籍故老聃爲周守藏室之史復領柱下圖書頁以就石室藏書遂目其室爲藏室蓋典司宗祏與編集秘書皆在此室中矣至於大夫士之家有石室者亦必有史故左傳言范武子之家事治其祝史陳信無愧辭玉藻言君子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是家之史官掌祝詞兼掌文書確有可信則家之石室藏木主兼藏簡策更屬無疑宋儒之論祠堂以神主遺書並舉亦猶行古之道耳乃今之營葺宗祠者祇知拓田廬以贍生計而不知庋經史以裕貽謀其所以承先緒而啟後昆豈得遽稱爲盡善也哉

高郵胡氏當明惠帝時蔭襲本衛指揮屯田於寶應故其祠宇皆在氾水柘溝數百年來讀書者蔚起鄉里推爲鉅族杖仙徵君衍慶高門誦芬述德其孝弟最爲篤摯孫硯芝先生曾紀其事於文張茱畦董晉卿諸先生公舉以應　制科輿論謂其克稱斯選性愛靜謐中年以後恒處宗祠裒刻先世傳誌之文嵌其石於夾室壁中朝夕摩孜孜勤懇葢自早歲既與劉楚楨先生同受業於喬𦚍墅先生繼而復事楚楨先生以師禮雖結婚姻之誼而執禮益恭故其學有淵源撰輯詳覈生平無它玩好惟喜聚書近年闢精舍於宗祠以先世所著

善本與祭器並藏其內爰自敘夙昔所聞於父兄師友者以訓誡後人復屬𢇁菘爲作記文以誌藏書之由起竊謂三代彝器其款識之詞昭著於今者不曰永用享則曰永寶用蓋以永享其祀祝祖考之式憑且以永寶其傳期子孫之愛護故皆置諸家廟臨祭必陳以示能奉其宗祧者乃能守其宗器所當珍藏什襲延世澤於無窮也顧彝器爲口澤所存而遺書亦手澤所存彝器可以銘勳遺書亦可以勵學則遺書與彝器並重固其所宜矧昔賢之善藏書者所儲皆不止一本唐書言柳仲郢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

下者幼學爲徐度郤掃編言王仲至侍郎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號鎭庫書非已不得見也夫柳氏以書貯庫王氏以書鎭庫其所謂書庫者必非燕居之書齋考之月令章句以祭器庫爲五庫之一自來祭器庫皆在廟中意者二家之書庫與祭器庫同附於家廟歟抑或書庫卽附於祭器庫歟試思柳氏生於唐之中葉有寫本而無刻本其致書也甚難王氏生於宋之初年刻本少而寫本多其致書也亦不易然必繕錄正本副本按地分儲者蓋有正本

以備收藏有副本以供披閱然後書書之法周密無遺故雖累牘連篇不惜胥鈔之費也方今鏤板日盛印本流行視前人傳寫艱難奚啻徑庭之懸隔以徵君嗜書甚切專力購求較柳氏王氏之時洵事半而功倍更得賢子孫肯堂肯構增益擴充世寶楹書俾與宝祏宗祊俱永將見高郵胡氏之書目必廣播於藝林近則抜跡於陽湖之孫遠則追蹤於鄞縣之范斯弓冶箕裘之澤歷久彌昌而不僅以蒙業保家爲美矣尙其勗諸

程肅菴先生侍初堂圖序

歙縣程肅菴先生後 當順治康熙之間寄籍仁和以諸

生久次貢入太學旣而返里築丙舍於岑山榜曰侍初堂以申追養繼孝之志身歿之後崇祀鄉賢朱竹垞爲作墓誌銘王漁洋爲作侍初堂記嗣君聖跂哲友聲鳴兩先生復屬黃尊古繪侍初堂圖用徵題詠百五十年以來名製佳篇積成巨軸咸豐辛酉聖跂先生之元孫雲九逵堯緒奉循將以此圖重付裝池堯緒之子吉人錫祥乞余作序余嘗參考志乘證以羣書而知肅菴先生之盡孝爲人所難能者有四事而奠醊之勤不與焉先生家本新安望族曾祖東涯公熟祖錫岑公歷御世濟其美先生善承先志鼎新宗祠與同姓通其有無其

收族合食之仁胥本於尊祖敬宗之義其爲人所難能者一也先生爲浣日公大震第三子出繼世父旭昇公大升其事嗣父母晨餐夕膳盡禮竭誠而眷戀本生之親亦終身孺慕其爲人所難能者二也先生與本生昆弟友愛無閒言其弟畏巖先生休復疾革時欲得聖跂先生爲嗣而先生適游學他郡戚屬相顧莫敢定議淑配吳孺人毅然決計告廟而定嗣焉乃外宗黨皆稱其善體先舅先姑之心而歸美於先生刑于之化其爲人所難能者三也先生交友重然諾喜爲人解紛逢寇警則力保鄉閭陳疾苦則惠周亭戶是以無長幼貴賤皆

稱爲善人而推本於所生之厚德記所謂貽父母以令名者允足以當之其爲人所難能者四也至於廬墓之事在他人所視爲難能者特其一節而已若夫聖政友聲兩先生之逃德足以取信於人者有三事而交游之廣不與焉聖政先生事嗣母及本生父母服勞奉養得其歡心宦游多年廉潔彌厲友聲先生抱道自重大雅不羣名譽甚高而不欲以所長矜炫其足以取信者一也聖政先生學養深純著有蓉槎蠡說所載前言往行大可供畜德之助細亦可佐多識之功友聲先生善畫工詩著有納瓢吟雲巖集無聲集七芙蓉閣詩根柢宏

深儁逸拔俗其足以取信者二也漁洋生平著述多聖跋先生所刊晚年編定帶經堂集聖跋先生復偕友聲先生協力刻成是時漁洋久已解組歸田而兩先生誼篤師門始終如一其足以取信者三也至於繪圖之事在他人所籍以取信者特其餘事而已程氏自聖跋先生僑居揚郡見黃晟帶經堂集序友聲先生占籍儀徵見甘泉縣續志及畫舫錄其後數傳並往來於揚歙至於雲九堯緒則卜居儀徵甚久吉人年近三十尙未一至岑山每以未能瞻仰松楸爲憾余則謂盡孝者固在乎省先世之墓廬尤在乎紹先世之家學述德者固在乎寶先世之手澤尤在

平湖先世之心源果能以肅菴先生之心爲心以聖賢友聲兩先生之學爲學立身行已必求無愧鄉賢裔孫則侍御堂緒業永綿而斯圖益見其可貴此不獨吉人所當自勉而亦雲九堯緒所當共勉也夫

啟慶堂記

後漢書荀韓鍾陳傳贊云慶基旣啟有蔚潁濱蓋以四君皆潁川之賢故史家特爲之合傳然後世稱郡望者惟陳氏獨擅潁川之名所謂慶基亦以陳氏爲至厚故啟慶之語施諸陳氏爲最宜蘄州陳生伯平德衡江州義門之裔其淵源出自太邱襲慶高門世濟其美夙具

肯堂之志乞余爲之預定嘉名爰以啟慶顏其堂復述經義以告之曰周易文言傳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虞仲翔注云乾爲積善又爲餘慶今按慶字本義訓爲行賀凡人之相賀者發乎中心喜樂中心既願畢趾故其字从心从夊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及廣雅釋言皆云慶賀也說文慶字下云行賀人也从心从夊徐氏繫傳云夊行也段氏注云賀下曰以禮相奉慶也賀从貝故云以禮相奉慶从夊故云行賀人謂心所喜而行也事之可賀者莫如嘉禮吉祥而嘉禮必用儷皮故其字又从鹿省周禮大宗伯云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正義云謂侯國有喜王使大夫以物慶賀之也說文慶字下云吉禮以鹿皮爲摯故从鹿省麗字下云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儀禮士昏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注云儷兩也皮鹿皮喜樂由於福備吉祥由於善修故

慶字引而申之可訓爲福周語韋注云慶福也亦可訓爲善禮記祭統注及廣雅釋詁皆云慶善也天道福善故善與慶義實相因以虞氏易象考之乾有善象有福象有嘉象有吉象有祥象故慶之象取諸乾震有喜象有樂象有行象有趾象有鹿象故餘慶之象又取諸震蓋乾爲父而震爲長子震之初九即乾之初九震之九四即乾之九四誠以父有積慶子實承之子得餘慶父實啟之記有之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然則能承前人之積慶者斯能啟後世之餘慶故啟訓爲開乃启之假借其本義起於門戸說文啟字下云教也从攴启聲启字下云開也从戸口段氏注云按後人用啟字訓開乃廢启不行矣此字不

入戶部者以口戶爲開戶也以諸家易象考之乾坤有門戶之象震巽亦有門戶之象乾有開象震亦有啟象足證能啟慶基以裕後者必先能承慶祚以光前蓋門戶徵肯構之隆則家室兆充閭之慶矣生之尊公芍亭先生以名孝廉出爲循吏保衛城邑功在巖疆遷擢方新勳績正未可量生既承茲昌緒益思光顯其宗盍就易象之大義徵言求其躬行實踐遠則念太邱之盛德近則思義門之清芬吾知閥閱因積善而愈崇本支因餘慶而更茂將見潁川世澤培養彌深而蘄州有啟慶堂亦得與江州之書樓並著此則陳氏宗人所屬望而亦生之所當

自勉也夫

成寶堂記

郭生子貞楷本蘄水舊族世系出自汾陽忠武王其先德光祿公授命危城大節昭著仰荷 天恩賜卹識者稱其不愧爲汾陽裔孫生篤念前徽以述德誦芬爲已任擬俟恭接 封贈誥勅及 諭賜祭文碑文之後特建一堂於里第敬謹尊藏請余爲之命名並乞作記爰名其堂曰成寶復舉唐史論贊紬繹其義以語之曰舊唐書汾陽王傳載其進所賜前後詔勅表云陛下曲垂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

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其所謂
成寶者固以詔勅爲寶也生今者欲建堂以崇奉
絲綸卽取成寶爲名上可以宣　殿陛之　隆恩
下可以繼家門之盛事聞者詠必以爲名實相副允合
其宜而余之命此名者其意則更有進焉昔杜孟嘗訓
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是成寶者必以忠孝爲先舊史
汾陽王論贊一則曰效忠再則曰忠貞又言忠孝之門
有嗣誠以王之長子諡曰孝公其諸弟扈從奉天懋著
忠勤之節一門濟美世有令名故貞元時命都尉以代
國之封則奬其居忠履孝長慶時贈都尉以大傅之秩

則褒其孝友忠貞足知汾陽子孫所以能成其賢者不繫乎顯榮之相襲而繫乎忠孝之相傳柳氏家誡所謂名門右族莫不由忠孝以成立之者其信然已否則唐代勳薦與汾陽同時者大都朱紫滿門重珪疊組未嘗無優詔手勑焜耀其家而繼起者但矜貴介於當時不念艱難於昔日人皆知其非保家之主彼方詡其有得位之才方其滿盈則譖禍徒在及其顛債則擠排難言以視汾陽之累葉盛昌奚啻天淵相隔豈非驕妄非守賢之道而忠孝乃成賢之基哉生家孝友相承積累深厚光祿公成仁取義與其上世族祖奉直嘉議兩公效

忠於前明者後先輝映可謂名節風教增衣冠門戸之光矣生既有志於肯堂當思以忠孝嗣其閥閲蓋故國所寳者不在喬木而在世臣故家所寳者不在華軒而在世德誠能纘承先志移孝作忠讀膺襲之
德音則思何以報稱念囑付之洽命則思何以顯揚吾知前此郭氏以忠孝世其家者如會稽永興郭氏以望孝列於高門宋書孝義傳云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孝道淳備子原平又稟至行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潁川陽翟郭氏以勵忠顯其爵土後漢書郭躬傳云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拜為廷尉務在寬平弟子鎮少修家業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剉賊臣姦

黨殄滅宜顯爵土以厲忠貞乃封鎮爲定穎侯郭氏數世皆傳法律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不能專美於前近可以紹光祿公之家聲遠可以延汾陽王之世澤庶幾於成寶名堂之義克副其實也歟

通義堂文集卷十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陳生伯平字說

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日夜分平權衡呂覽仲秋紀同高注云權秤衡也今按秤古作稱說文稱字下云銓也從禾爯聲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故諸程品皆從禾蓋禾之生成適當二分之節其時晝夜相平權衡以平爲主故仲春之月日夜分鈞衡石正權概鄭注云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然則仲秋之

月日夜分平權衡者亦法天時之平以修人事之平而已說文平字下云語平舒也從丂從八八分也丂字下云象气之舒亏從丂從一一者其气平之也丂字下云气欲舒出ㄅ上礙於一也舒字下云伸也從舍從予予亦聲一曰舒緩也據此則平字本義爲舒其訓爲均齊訓爲公正者乃引申之義耳舒字本義爲伸其訓爲紓徐訓爲閑雅者乃假借之義耳方言舒訓爲展廣雅云展舒也伸舒展也伸展直也凡物之平者皆伸直而能舒展衡之爲體至直而爲用至平其稱物之時自伸而舒展譬諸士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必心平而氣直

然後能發舒其蘊蓄展布其經綸自來司政權主國柄者謂之鈞衡蓋士任天下之重不啻衡任千鈞之重商之阿衡宋之范希文當未仕之日即以平天下爲己任猶權衡未經稱物之時其於和鈞關石之平已知其勝任愉快是故衡不能自稱其重士亦不可自稱其賢衡之自任不屑輕微士之自任亦不容菲薄惟其不肯自稱也故能均齊而公正此平字之引申義也惟其肯自任也故能伸直而展舒此平字之本義也周語載單襄公之言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故聖人貴讓此言不肯自稱者以紆徐閑雅養其平易之心

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此言肯自任者以伸直展舒擴其平治之量也由是觀之士之有志於持衡者養氣固貴乎和平立志尤貴乎平直故自信不可太果而自期亦不可不高自知不可不明而自勉更不可不篤此當仁所以不讓可與立者復望其可與權也蘄州陳生德衡字曰伯平積學工文而慎密謙謹即其所擅長者亦遜謝未能其應對紆徐舉措閑雅視流俗之炫矜誇詡者固已卓爾不羣矣然余之所望於生者則在乎奮發於遠大之圖不以夙昔所已能者自囿凡經史所述均齊之實學公

正之嘉猷論世知人咸拨以自勵匡居既有所藴蓄則得位而伸其直道必能展布發舒傳所謂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廣大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乃平治之經綸有志於持衡者所當引爲己任也此則名字相應之本義也夫

郭生子貞字說

周易升卦六五爻詞云貞吉升階虞氏易象云坤稱階今按升卦下巽上坤升之六五即坤之六五升六五之貞吉升階即坤六五之黃裳元吉左氏昭十二年傳云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外

盧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據此則貞即率貞吉即元吉蓋貞與險相對惠伯言易不可以占險誠以忠信者必不行險而行險者必非忠信有升階之吉者必無占險之心故卦詞爻詞但言利貞未有言利不貞者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鄭注云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其說深合經訓蓋私意不可問者不貞而行險之占也正事可以問者貞吉而升階之兆也說文貞字下云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鄭君注周禮天府云問事之正曰貞又注大卜云貞之爲

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釋名云貞定也精定不動惑也以諸說參互考之貞字本取義於卜問從來卜問者必先精定於正事而不動惑於私意然後能戒其險而存其貞立忠信爲基以示保其元吉然則欲應升階之吉者無他夫亦曰率其貞而已矣況升與无妄旁通貞與妄相反无妄念則誠有妄念則不誠不誠則其意私私則動惑其志而棄忠信以行險誠則其事正正則精定於義而主忠信以升階蓋妄必不貞貞自无妄既能无妄則凡不可階而升者固不敢誕妄以圖之即凡可階而升者亦不肯躁妄以得之此貞之所以爲

至誠至正所以爲至精至定所以爲至忠至信所以爲至和至義而升階之所以爲至吉也歟蘄水郭生階字曰子貞天資湻篤勤學好問其議論頗知崇正嫉邪可謂具忠信之質而有尙義之心矣由是謹守樸誠堅持定識杜私意之漸防妄念之微庶幾不惑於行險之占而有得於升階之吉於錫名命字之本指乃無負也爰就經傳大義推闡言之以致勗勉之意焉

書陳奎五提軍退思圖後 代先君子作

孝經聖治章云進退可度釋文引鄭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事君章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正義引韋

注云進見於君則思盡其忠節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由鄭注推之則進思在服官之時退思在致仕之時此就終身而言也由韋注推之則進思在議政之時退思在燕居之時此就一日而言也案孝經旣言進思退思復引詩以證之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夫中心藏之者卽思之謂何日忘之者卽進思退思之謂蓋賢臣愛君愛國之心無時或釋固終其身如一日也然則鄭韋二注必兼取之而經義始全矣提軍陳公敦詩說禮有古儒將之風歷鎮三江全楚百粵在行間垂六十年所至之地必以講求武備爲先道光

已亥移節福建其時噗夷不靖沿海戒嚴公乃參攷載籍用礮之法加工製造火藥庚子六七月間夷船兩次突犯廈門皆𢯱於礮火之威望風而遁士民莫不歸功於公乃公方撫躬歉然繪退思圖以自警用韋義也及解組歸田復盡心籌畫作退思圖說以見志用鄭義也昔士貞子告晉侯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其後林父果以勝敵受封貞子亦以舉賢賜邑當時僉謂貞子能知人而林父善補過然究之林父爲帥雖桑榆克收而東隅已失論古者不能無遺憾焉若公則所向無前未嘗少挫其勳名之重威望之

隆視林父奚啻倍蓰而僅自居於退思以附於林父之補過豈非所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耶文淇於公為部民承命題詞於圖末因述退思之義以就正於公焉

丁默齋先生攘夷圖序

昔歸熙甫陳禦倭之謀海剛峰畫平黎之策考其建議歲月二公尚未仕於朝而當時不以越位自嫌後世不以侵官相誚蓋同仇敵愾公義昭然故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而蠻夷猾夏亦人人得而攘之不必將帥況紳士為斯民表率尤當倡大義於鄉閭以激

勵衆人之忠憤者乎道光壬寅暎夷竊據丹徒有窺伺江北之意淮安紳士相約團練保衛於時山陽丁默齋先生慷慨運籌欲出奇以決勝及夷船既退淮郡解嚴復繪攘夷圖以自述其壯志咸豐乙卯出斯圖見示命爲題詞竊謂夷人橫行因粵之奸民勾結夷人就撫因粵之義民奮興而聯絡義民以懾服奸民者則紳士之用力爲多故夷氛之平由於民心之固而民心之固又由於士氣之申昔人謂欲治洪水必先正人心而在今日則欲攘夷狄尤必先正人心然非士氣發舒則人心不能凝固若先生此圖雖僅託諸空言未嘗見諸實事

而藉以振揚士氣感動人心豈非廉頑立懦之助也哉吾鄉阮文達公督兩廣時察知夷性情桀驁遇事每加裁抑嘗見酒肆畫西洋館圖斥爲被髮祭野之萌諭府縣立時撤毀識者服其識微知著有古賢哲之風先生與文達顯晦不同而繪攘夷之圖與撤洋館之畫其用心若合符節蓋維持世敎本不以出處而有殊矣知言者當不目爲迂闊也夫

順民情以固民心議

舉行團練原望其固守城池必無事時能巡城斯有事時能守城故與其巡街莫若巡城然驟語以巡城恐民

情惶駭則措施當有漸轉移貴有機其所以因勢利導者莫若傅宋羣言廣行便民之政則心悅誠服可以不介而自孚孔子贊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論得民心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太史公述管仲治齊曰與俗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漢書載鼂錯議政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夫孔孟所言者純乎王道管鼂所行者涉於霸術而其意無

不主於便民然則同好惡以順人情俾各得其欲而忘其勞斯令下而民皆悅服此實切要之急務而非迂闊之常談也果其鼓舞振新咸知大義則官民一體上下相孚將見百廢可以次第具興豈但巡城守城之事哉

謹議

防火患以寓兵法議

團練保衛所以固結人心而鼓舞之機貴乎陰有所寓使其振作奮迅而不自知若火患謹防而兵法即寓乎其中尤其最要者也揚郡水倉本多救火者無不勇往雖城隅僻巷深夜忽有火災而各倉水龍奔走赴救人

心齊一有同仇敵愾之風誠以犒賞優號令信故衝煙蹈火而不辭也寇亂以後救火器具罕存一閒出諳人情惶惑倘遇奸民乘機肆掠必有驚潰之憂況今歲雨澤頗稀尤爲可慮似宜酌撥捐款將各倉水龍及器具號衣次第逐漸增補即於各團壯丁之內擇其嫺習救火者令充各倉水兵以紳士稽察其事偶有火警督令趨前既可安紛擾之人心即以懾竊發之匪類撲滅後立發捐項獎賞藉以興起其爭先恐後之心由是號令漸行人心漸固設有寇警庶可望其衆志成城況各行戶捐貲者見水倉器具畢修益信功歸實濟自必更爲

踴躍赴寇氛蕩平而各倉水龍功效猶被於數十年以後德莫大焉鄉先輩汪容甫先生頌游擊白公云自公至而火不為災夫兵猶火也周以司爟隸夏官而掌行火之政令蓋以兵火為官聯而公能舉其職也今兵革未靖火患宜防較承平之時關係尤鉅誠能修火政以寓兵法則人心感頌奚啻媲美於白公哉謹議

鹽阜湖河新築長圩記 代秀水杜小舫觀察作

周易習坎之象取諸重險彖傳始言天險繼言地險而終之以設險誠以天險非人所能為地險則人可致力設險者在乎合人和以修地利而順天時故師卦內坎

外坤其彖傳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能以衆正則衆志可成城也其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言能設水防則水勢可固圉也設險之時義大矣哉鹽城阜甯兩邑之間恃射陽湖爲地險由阜甯南門外西行六十里爲朦朧鎭自鎭以東湖面漸寬行二百餘里乃入於海自鎭以西湖面較狹名爲潮河當冬春之交寬僅十餘丈又西四十里接馬家蕩即湖之來源界連寶應山陽形勢甚闊故防湖者以中流之潮河爲最要而上游下游次之同治壬戌正月捻匪竄擾阜甯有窺伺鹽城之意文瀾時在泰州奉　都轉喬公檄統帶礮

船水勇兼程前往協防既抵鹽城卽定議於北關二里外之天妃閘興築土城四十五里外之上岡鎭河口興築土圍七十五里外之小關口興築礮臺三座其臺卽在射陽湖之南岸湖中復停泊礮船碁布星羅聲勢聯屬捻匪屢次突至湖濱因北岸無船上下游不能徑渡遂分遣悍賊由潮河水淺之處策馬長驅兩邑義團協贊官軍防禦施放鎗礮殪其前鋒餘衆反走倉皇多陷於淖由是狂氛大挫不復鴟張然潮河值水落之時礮船無從施展南岸兵勇絡繹梭巡晝夜勤勞不遑啟處雖人和已得而地利未全將宏設險之謀用廣集思之

益爰請阜甯裴樾岑進士蔭森鹽城李小峰中翰秀良金小村主事從新邀集衆紳士籌議沿河一帶建築長圩西自朦朧鎮起東至馬家蕩止其中所歷之高作莊蝦鬚口太平橋裴橋新陽村首尾三十九里同時興工築圩之人卽用團勇遇有警報各就工所嚴防所築圩身其高六尺頂寬一丈一尺外壁立而內坡斜取土於圩外卽在大汛湖痕之中就勢挑濬濠溝其深六尺寬一丈一尺滿以內二尺之地留作圩基丈尺一律相符工費皆民捐民辦論湖邊地段阜甯居其七鹽城居其三論圩內田廬鹽城居其八阜甯居其二裒多益寡酌

擬勻攤以近西二十九里之地歸鹽城業戶分修近東十里之地歸阜甯業戶分修計畝派工所需工貲即取給於捐款其率佃來築者以工抵費雇人代築者照工捐費每田一畝捐錢五文各業戶欣然樂從醵貲踴躍馬廠董事馬封五布經松年慨然願墊錢三千串遂於二月廿四日開工兩縣共設圩董一百餘人分作五段按段分督逐日監工萬眾一心人百其勇版築競作鼛鼓弗勝遂以三月　日告成工程如式圩旣屹立則防禦者有所憑依濠旣濬深則覬覦者無從馳突當興築之始捻匪即已斂戢不前加以各路大兵層層兜剿

賊黨望風震懾潛遁遠颺不日迅奏蕩平闔境咸得安居樂業是舉也實因諸紳士誼篤枌榆情聯桑梓各居民同仇敵愾趨事赴公文瀾藉手成功幸無隕越仰荷

漕帥吳公獎以督同勸導籌畫有方華袞之褒愧難克副兩邑紳士諸君復請撰記勒石以永其傳文瀾豈肯掠美攘功以爲己力而此圩之建足以禦災捍患則不可以不書自來說周禮者皆謂遂人溝洫之制非獨正經界以防旱潦而南東其畝亦能阻戎馬之奔衝今井田雖難以復行然因時制宜者不必盡師古人之迹要當師古人之意觀於夏官司險云掌設國之五溝五

涂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賈疏云皆有守禁則非遂人門間五溝五塗但溝塗所作隨所須大小而爲之皆準約田間五溝五塗此即田外築圩圩外濬溝之法所自昉也掌固之職云須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鄭注云衆庶民遞守固也此即紳士督工團勇興築之法所自昉也掌固又云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以贊其不足者鄭注云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合也此即鄉邑居民通力合作之法所自昉也蓋司險掌固之職主設險以保邦足證周易與周官正相表裏昔人善師其意興水利以固封疆者如何承矩之築河朔

諸塘孟珙之濬江陵三海史冊所記歷歷可徵即以鹽
阜往事言之前明嘉靖中倭寇闌入官軍據捍海堰賊
不能前境內獲安實恃堰以爲保障顧氏祖禹所謂不
特田疇攸賴而亦守禦所資也此圩廣袤尺度雖不及
捍海堰之崇宏然禦寇衞民功亦相埒今圩工幸已蕆
事所望者在後此之培修昔乾隆初年鹽城縣令黃君
垣作圩岸志其篇末有云人情久逸而畏勞安近習而
不知古法狃目前之便恃垂成之局忘不測之變屢年
督治者觀厥成後之治者保守勿墜更以擴區區所未
盡者而補葺之垣深有厚期焉至哉斯言可謂先得我

心矣所願繼今以往良有司與賢士大夫披趣而興和衷共濟將見此圩葦固永爲兩邑藩屏運有備無患之良圖收興利除害之實效上可爲提封奠其磐石下可爲閭里闢其田疇此固守土之官與居鄉之紳士所當交相勉勗以倡率黎庶者也故詳述顛末揚推言之俾來者有所考焉

法家出於理官說上篇

漢書藝文志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隋書經籍志云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案攗鄭氏禮記注夏時大理之官卽唐虞士官殷周司寇之官月令云命理贍傷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寇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而周禮秋官司刑之職本隸於司寇是隋志言司寇司刑與漢志言理官其說初無歧異惟漢志兼言賞隋志專言刑此則隋志之疏不若漢志之密欲考法家之宗旨者所當辨職業於理官矣今夫寧僭無濫者爲國之常經勸賞畏刑者恤民之大體左氏襄二十六年傳云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將刑爲之不擧是故皋陶執法以討罪而先述服章皋陶謨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訟上九爻辭云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今按皋陶所言之服章雖不指聽訟然據訟卦所言則聽訟之時固有錫服受服之事矣

司寇懸法以糾民而特詳察異大司寇云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鄭注云糾猶察異之暴當爲恭字之誤也賈疏云謂萬民犯五刑察取與之罪使別異善惡則尚書畢命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以其上四刑皆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以類言之故知是恭

蓋班賞雖司勳之專職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眡功而理官亦得與聞也推之方士之法時修而賞與誅咸舉方士云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士師之法掌禁而賞與罰兼施士師云掌國之五禁之法以施刑罰慶賞且也法莫肅於狩田而賞獲以解斬徇之厲大司馬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

斬之遂以狩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注云鄭司農云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元謂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

法莫急於軍旅而賞賚以濟孥戮之嚴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誠以有威者尤宜有恩示懲者更當示勸必罰者斷不可不信賞耳觀於法家之書今日流傳者以管子爲最古漢志列管子於道家不甚允協隋志改隸於法家當從之諸篇之言及於法者大抵以賞與罰對言七法篇云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版法篇云喜無以賞怒無以罰法法篇云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任法篇云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他篇以賞罰對言者不可枚舉且其中有雖言罰而仍以賞爲主者九守主賞篇云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莫不闇化矣有不言罰而專以賞爲事者輕重甲篇云士忿怒

爭進而無止重祿重賞之所使也輕重乙篇云終歲之租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破萊軍幷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然則管子之治齊固能傳周禮於理官不愧爲後世法家之祖矣自是以降愼子鄧析子諸書漸入於深文而猶以賞罰相提並論未嘗顯然偏用罰也漢志愼子四十二篇列於法家云申韓稱之鄧析二篇列於名家高似孫子略云觀其立言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晁公武讀書志云蓋兼名法家也今案愼子君人篇言殊賞殊罰御覽引愼子逸文言虞夏商周皆以賞罰並言鄧析子無厚篇云喜不以賞怒不以罰轉辭篇云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罰不必值罪又云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惡者顯而罰之爲善者君與之賞爲惡者君與之罰亦以賞罰並言至於商鞅韓非之徒競尙繁苛務爲殘忍其書雖亦閒及於賞而終以罰爲指歸於是理官之用賞者少而用罰者多商子去彊篇云

重罰輕賞民死上王者刑九賞一强國刑七賞三韓子心度篇云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卽其懸賞以勸告姦亦不過藉賞行罰商子開塞篇云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韓子制分篇云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而法家之弊遂失於刻薄寡恩矣漢志云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迫嬴秦以還法官有大理司理之稱明代以推官掌刑法稱爲司理或作司李今案管子法法篇云皐陶爲李注云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字李同理是理李本通用也但主刑而不主賞竟致恩威勸懲截然兩途其於用罰之中羼寓用賞之意者惟漢採周官議辟之典小司寇云一日議親之辟二日議故之辟三日議賢之辟四日議能之辟五日議功之辟六日議貴之辟七日議勤之辟八日議賓之辟鄭司農注議親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注議賢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注議貴云若今時

吏畫綬有罪先請是也

唐沿隋志減贖之條

隋書刑法志云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唐六典刑部郎中員外郎條下云酒立八議注云周禮以八辟麗邦法附刑法卽八議也自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及隋皆載於律唐律疏義云諸八議者犯死罪議定奏裁流罪以下減一等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請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各從減一等之例諸應議請減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

庶幾乎惇仁延賞之遺風稍留其一綫耳乃理官或援八議而加等或視八議爲具文遂並此而欲廢之矣

唐書唐臨傳云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錢氏大昕養新錄古律有蔭減蔭贖條云唐制亦承隋舊制八議本周公之制至是始著于律唐宋相因

莫之或改明名例律雖載八議之條乃戒治獄官勿許引用而先王忠厚之意漸滅盡矣要之理以里為聲里取義於土田說文理字里聲里字从田从土分地者本酬庸之典魯頌閟宮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禮司勳云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法為灋之省灋取義於解廌說文灋字下云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字下云今文省廌字下云解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觸邪者正旌直之心秦以後解廌飾於冠明以來解廌繡於服尚有古人舉直措枉之意後世習法家之言而任理官之職者苟不顧名思義以明乎漢志信賞之源則昔賢所謂比戶可封刑措不用者又何由識其本哉杭氏世駿送輿感安之長沙序云讀書不讀律是致君堯舜無術也讀律而不讀書謂遂能致君於堯舜吾不信也教以厚其俗靜以鎮其佻刑期無刑以俟其自化生堯舜之世治堯舜之民如是而已矣若夫矯尾厲角矜飾束禁制以

爲能此法家之所付而吾儒勿道也

法家出於理官說下篇

理字本義爲治玉引申其義則爲事理物理之稱說文理治玉也段氏玉裁注云戰國策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是理爲剖析也玉雖至堅而治之得其䚡理以成器不難謂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於無憾而後即安是之謂天理是之謂善治此引伸之義也

理之難明莫若聽訟故刑官謂之大理盡其剖析爲至微矣焦氏循理說云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毫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即謂之理官然天理不外乎人情故情理可以互訓大戴禮哀公問篇云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呂覽誣徒篇云則得教之情也高注亦訓情爲理晉書刑法志云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焦氏孟子字義疏證云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自

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

而理官治獄首貴乎得情

小宰云六曰以敘聽其情鄭注云情爭訟之辭賈疏云情謂實情小司寇云用情訊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鄭注云用情理言之賈疏云恐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眞實

能準理以度情者斯謂之忠恕

逸周書謚法篇云剛强理直曰武孔注云理忠恕荀子禮論篇云情貌之盡也楊注云情忠誠也晉書衛玠傳云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

故法家當以忠恕爲心

左氏莊十年傳云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昭六年傳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誨之以忠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恕之長慈惠之師正義云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謂如其己心也忠是萬事之本故陳忠恕之事以訓誨之

能緣理而因情者斯謂之禮

禮記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防者也管子心術篇云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故法家必以禮爲本

禮記喪服四制云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

之禮荀子大畧篇云禮者法之大分後漢書卓茂傳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蓋出乎禮斯入乎刑耳後漢書陳寵傳云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惟忠信之人知理之實依於禮禮記禮器云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又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理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亦惟忠恕之吏知禮之克止其刑漢書刑法志云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禮制未立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顏注云悊知也此理官與禮官之司法家與名家之說所以常相表裏者也漢志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今案古法家之書多以刑名並言後之習法律者世人亦目爲刑名但名家之出於禮官則知者鮮矣古之君子以禮法自修其責已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居恆則毀譽

褒貶之際必以忠恕持其平

公羊莊四年傳云春秋爲賢者諱僖十七年傳云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昭二十年傳云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九年傳云爲賢者諱過

莅官則賞罰懲勸之間尤以忠恕秉其正

蘇氏軾刑罰忠厚之至論云賞之過乎仁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小人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故懷刑讀律則據理而飭躬

包慎伯先生讀律說云僕於友生之績學工文者無不勸其讀律吾人放曠襟懷易涉邪僻其所學又足以拒諫飾非誰復能匡救其惡者惟讀律而內訟則必慚權交迫已犯既力求自贖未犯夫豈敢輕蹈懷刑之訓殆謂此也

奉法治民則原情而觀過

禮記王制云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鄭注云權平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盡其情孔疏云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

後漢書吳祐傳云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是可知引經術以決疑獄漢書兒寬傳云治尚書以古法義決疑獄後漢書應劭傳云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者章句以解律文晉書刑法志云魏明帝承用秦漢舊律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惟儒家乃能精於法家理與禮其道一而已矣禮記仲尼燕居云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何必謂爲學者但言禮不言理哉凌氏廷堪復禮下云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眞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眞之有哉今案樂記云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据此則禮固因理而制矣況說卦傳云窮理盡性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得謂聖學言禮不言理也凌氏謂言理者出於釋氏未免矯枉過正又何必謂爲治者以禮不以

理哉焦氏循理說云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可知理足以啟爭而禮足以止爭也今按坤六五文言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處注云坤爲理繫辭上傳云禮言恭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處注云坤爲禮據此則理與禮皆取象於坤禮以位存位理以正位皆治天下之要道也況禮記禮運云禮達而分定喪服四制云理者義也管子心術篇云理也者明分以論義之意也是理可明分禮可定分皆足以止爭矣焦氏謂理足以啟爭亦未免於偏執後之君子論人則繩之以理而不復揆之以情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自序云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不稽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爲政則驅之以刑而不復齊之以禮漢書賈誼傳云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有嚴厲而無忠恕良法在而美意亡矣洎

乎末流論人則例加責備之詞錢氏大昕潛揅堂續集齋中無事詩云奈何後代儒吹毛好論議妄引春秋法務責賢者備善人不可爲大姦翻得志而已之悖乎禮者乃飾非以拒諫爲政則全施督責之術史記李斯傳云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何足貴哉督責必則所求得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而身之違乎理者又逞巧以逃刑究之壞法舞文者詎免於受誅王制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鄭注云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舊唐書柳公綽傳云行部至鄧縣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獄具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酷法暴刑者終歸於自斃史記商君傳云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客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爲法之敝一至此哉錢氏大昕鼂錯論云禮有議貴議能之例而法家紬之惡其法不立也法在必行錯所受申商之學如是庸詎知適以自禍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於亂國任法

之臣常至於殺身此皆借禮文以肆辨而不循禮節以自修縱己情以恣睢而不體人情以忠恕故流弊至此極耳然則欲求法家之無弊必在理官之得人而荀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誠千古不易之論也夫

胡自公先生耕餘訓俗圖序

昔少皞紀官九扈爲農正以扈民說者謂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蓋扈有止義扈民猶言止民既能止民之惰游斯能教民之勤儉是上古農官所掌固以訓俗爲先矣周禮籥章云以樂田畯鄭司農注以田畯爲古之先教田者小雅甫田云田畯至喜鄭箋以田畯爲今之嗇夫

據此則漢之嗇夫即周之田畯亦即上古之農正其所謂教田者正藉此以教民耳漢書百官表云鄉有三老嗇夫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今按教化雖掌於三老而嗇夫亦得與聞故後漢書爰延傳言其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此嗇夫能訓俗而民服其教也漢書循吏傳言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大司農桐鄉民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此訓俗有成績而民懷其恩也沿及明初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凡戶婚田土鬬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民有怠惰不

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榜例懲治蓋舉三老嗇夫兩職屬諸里老一身其訓俗科條猶見崇尚孝弟力田之意迨洪熙宣德以降有司於里老之選罕能慎擇其人以致接待之禮益輕其聲望亦漸替由是稍知自好者皆耻不肯為而教訓正俗之權惟隱君子實肩其事蓋以儒者無論出處升沈皆有世道人心之責身雖不仕而訓俗之念未嘗一日忘也高郵胡自公先生其上世襲本衛指揮屯田於寶應先生服疇食德務穡勸耕暇時招集鄉人列坐場圃演說孝慈友睦故事環而聽者多感悟焉同人繪耕餘訓俗圖以紀其實先生之曾孫

槐窗廣文呂秋仙徵君泉並以砥行礪名紹承舊緒廣文勸鄉人息爭止訟因而釋憾修好者甚多徵君講貫良知誠悃所孚雖頑嚚亦能啟發而溯其所自則皆先生厚澤之貽也廣文既歸道山徵君屬毓崧爲作墓誌其行略內述及先生事跡爰出是圖共觀屬撰序文嘗考成周之世鄉先生與鄉大夫並列其時鄉官即本鄉之人進則爲鄉大夫退則爲鄉先生故凡族黨比閭分鄉大夫職業者不論班秩崇卑師儒耆宿具鄉先生儀型者亦不論聲名顯晦蓋鄉大夫之位大都以鄉先生居之而鄉先生之稱不得以鄉大夫括之訓俗之政雖

自鄉大夫操之而訓俗之方尤望鄉先生輔之是以孝經云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此鄉大夫訓俗之本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此鄉先生訓俗之體也漢代朱邑爰延以鄉先生兼攝鄉大夫而訓俗之效既彰陳太邱王彥方以鄉先生贊佐鄉大夫而訓俗之功亦著至於前明中葉鄉大夫之制幾廢而其任遂專寄於鄉先生所繫於風教之源者益見其重矣若先生才足以司稼而求膺農正田畯之官德足以化民而求

加三老嗇夫之秩然其言行德義矜式鄉邦而訓俗之心極其懇摯聞其語者孝弟忠信慈祥之念油然而自生宜乎里黨奉爲楷模孫曾守其矩矱書傳所稱賢人在下則美其俗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庶幾其近之矣然則此圖之流傳不獨胡氏後賢所當珍護其亦鄉人士君子所當取法者歟

胡康齋先生課耕圖序

周頌載芟篇云侯彊侯以鄭箋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能左右之曰以周禮太宰云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注云若今傭賃後之論農政者因謂在昔課耕

之事但有傭賃而無佃人然古者卿以下必有圭田趙氏孟子注據周禮載師之士田謂自卿以下至於士皆有圭田其說最為精確夫卿大夫士之圭田昉於天子諸侯之籍田耕籍田者既以庶人終畝則耕圭田者亦以庶人終畝可知終籍田之畝者既非傭賃則終圭田之畝者必係佃人可知左氏成十年傳云使甸人獻麥杜注云甸人主為公田者今考甸與佃皆從田字得聲可以通用禮記王制注以治田出穀稅釋甸字之義則甸人即係佃人蓋甸為正字佃為假借字耳周禮有甸師掌統馭甸人之權猶後世有屯官屬督率佃人之任

是故甸得有師此王朝侯國所特置也田必有佃此卿大夫士所通行也烏得謂課耕之事止屬於傭賃而不屬於佃人哉特三代以前卿大夫士之課耕有佃人而無傭賃庶民之課耕有傭賃而無佃人至於三代以後則卿大夫士之家不盡邑居亦可兼有傭賃庶民之產無復限制亦得兼有佃人此固時異勢殊不能有沿而無革然課耕者必當躬親勸勉加以慰藉勞來而世族有祭田者尤宜體恤其佃人傭賃則無今古之分也高郵胡康齋先生上世爲高郵衛官而屯田於寶應故祠墓祭田皆在汜水生平持躬極儉而待人最寬馭傭賃

則憫其衣食艱難撫佃人則賙其牛種乏闕每逢耕耨之日常攜飲饌以行犒厥勤劬俾知感奮由是惰農激勵力穡有秋鄉人爲繪課耕圖以記其迹先生之哲嗣杖仙徵君泉出圖以示毓崧屬爲作序嘗考小雅楚茨以下四篇始言務農終言奉祀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言曾孫集傳以爲有田祿者主祭之稱於情事較合詩中所云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課耕之時上下相親因和樂而致綏豐之慶此圭田世祿之擇所以歷久而彌長也今胡氏之先本世祿而兼有圭田先生嗣美府芬守家祠之祭

而課督耕稼恆善遇其傭賃佃人可謂以仁粟祀先而能亢宗纘業者矣昔漢時樊重世善農稼課役童隸各得其宜財利歲倍王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邑聚相率以致殷富觀於先生之舉措妥見古今人不相及歟況乎士族之明農其志不僅在於畝畝是故禮記儒行篇云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杜孟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丁顗盡其家貲置書語人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此並簡策之格言讜論足以垂範百世者矣然則先生以禮耕學耨修其身以經畬

墨莊課其子行見孫曾繼起光大門閭所謂以義理爲豐年者諒亦可操左劵也夫